

關於王安石以詩首二字爲篇題的若干問題的考察

森山 秀二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Poems of Wang An shi Using the First Two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ir Titles

Shuji Moriyama

要旨

現存の王安石の詩歌には、詩の冒頭二文字を題辭に當てる作品が110首ほどあって、その多くは晩年の半山退去後の作品である。こうした題辭のあり方は、『詩經』以來の傳統を受け繼いで、近體詩においては杜甫が始めた作詩の手法であり、それは李商隱に繼承され、無題とともに晩唐から宋初にかけて、一世を風靡する作風となった。従って、こうした王安石の詩の冒頭二文字を題辭に當てる作品も、恰も杜甫や李商隱の系譜を受け繼いだ結果のように見える。しかしながら、王安石の現存の詩文集（『臨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李壁注『王荊公詩注』）における収録の状況を見ると、異同甚だしいものがあり、題辭の多くが一致していないのである。殊に、最も版刻の古い「龍舒本」の名で知られる『王文公文集』では、その他二集が冒頭二文字を題辭にあてている作品の多くを連作として扱い、題辭自体を與えていないのである。そこで、本論文では、上記三詩文集の版本流傳状況から、より整備された印象のある四部叢刊本に代表される『臨川先生文集』（臨川本）や『李壁注本』よりも、未整備な印象の強い『龍舒本』に王安石自身の實態がより多く反映されていることを論じた。つまり、王安石自身が箇々の作詩に際して、冒頭二文字を必ずしも表題としたわけではなく、むしろ後の王安石の詩文集を編集した人々が、杜甫や李商隱の手法に倣って命名したことが、三種の版本の差異に現れたものと思われ、このことは、王安石の半山退去後の、所謂「半山絶句」における文学的深化や成熟を考える上に、興味深い問題点を示唆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なお、本論文は2002年度の在外研修時に、北京大学において執筆・発表したため、中国語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を了解されたい。

キーワード 龍舒本 臨川本 李壁注 版本流傳 臨川本的流傳有疑問 詹大和 王珏
 〈識語〉 三本間差異 杜甫的篇題 杜詩繼承 李商隱 半山絶句

- 一, 前言
- 二, 關於王安石詩文集版本流傳上的問題
- 三, 三本間差異的一箇個案
- 四, 關於杜甫的篇題法
- 五, 關於王安石對杜詩的繼承

一、前言 (關於王安石以詩首二字爲題的作品與其基本問題)

今存的王安石詩歌, 大約有一百一十首左右的以詩首二字爲題的作品 (1)。不過, 由於王安石詩文集版本不同, 這一批作品的標題存在較爲複雜的情況。本文打算就其中主要的問題做初步的考察。今存王安石詩, 主要有三箇版本系統, 一. 《臨川先生文集》(臨川本); 二. 《王文公文集》(龍舒本); 三. 李壁注《王荊公詩注》。關於以詩首二字爲題的作品, 三種版本對比的結果, 可以發現如下現象 (以下詩體分類, 從《李注》、《臨川集》)。①三種版本的題目相同的作品, 三十七首 (古詩十首、律詩 六首、絕句二十一首), ②三種版本題目不一致的作品, 七十三首 (古詩四首、律詩十四首、絕句五十五首)。這一百一十首詩歌的題目, 《臨川本》和《李壁注本》差別不大, 但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則有較大的差異。這箇差異, 大約含有要注意的重要意義。首先看如下差異之實例。《龍舒本》卷七十五(06a-10a)有以〈半山即事十首〉爲題的十首。

誰將石黛染春潮, 復撚黃金作柳條, 西崦東溝從此好, 筍輿追我莫辭遙。
(臨川本和李壁注作〈誰將〉)

雪乾雲靜見遙岑, 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笑, 春風吹柳萬黃金。
(《雪乾》)

南浦東岡二月時, 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粼粼起, 弄日鵝黃裊裊垂。
(《南浦》)

水滿陂塘穀滿篝, 謾移蔬果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 共賽元豐第一秋。
(《歌元豐五首》其一)

放歌扶杖出前林, 遙和豐年擊壤音。曾侍玉塔知帝力, 曲中時有譽堯心。
(《歌元豐五首》其四)

隨意柴荆手自開, 沿岡度壑復登臺。小橋風露扁舟月, 迷鳥羈雌竟往來。

〈隨意〉

露積山禾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麴醅。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歌元豐五首〉其二

湖海元豐歲又登，旅生猶足暗溝塍。家家露積如山麓，黃髮咨嗟見未曾。

〈歌元豐五首〉其三

豚栅雞埭曉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

〈歌元豐五首〉其五

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崩湍共一音。欲記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

〈秋雲〉

這十首詩，《臨川本》和《李壁注》的標題與《龍舒本》不同，見每首詩後括號內的標注。這十首詩中的五首，在《臨川本》中是〈歌元豐五首〉的組詩，而其他五首則分別給了〈誰將〉、〈雪乾〉、〈南浦〉、〈隨意〉、〈秋雲〉等以詩首二字的標題。然而，要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在三箇版本都收錄在同一卷內。從內容來分析，《臨川本》及《李壁注》的標題和編排明顯比《龍舒本》正確。〈歌元豐五首〉收錄的作品都是保持着政治性的風格，與《元豐行示德逢》、《後元豐行》等作品相一致。因此這五首與其他作品有了明顯的差異。除了上揭〈半山即事十首〉外，《龍舒本》在同卷七十五之內有的〈即事十五首〉(03b-05b)、〈雜詠絕句十五首〉(11a-13a)、〈絕句(九首)〉(13a-14b)等總題下收錄了很多在其他版本中以詩首二字爲題的作品。如〈半山即事十首〉所見，關於《龍舒本》給總題的各作品，詠歌的主題、風格、季節等有很多差異，從這一點來看，我到底不能相信這是王安石自己所定的總題。那麼，這些總題是怎麼產生的呢？三箇版本的詩題不同的現象是怎麼產生的呢？王安石本來的題目應該是什麼呢？這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

二、關於王安石詩文集版本流傳上的問題

考察上述問題之前，首先應看看上揭三種版本的流傳情況〈3〉，《臨川先生文集》與《王文公文集》、《王荊公詩注》等三種版本，來源都是從在宋代刻本。尤其是《王文公文集》，現在認爲是比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所刻《臨川文集》(在後詳述)早一些的在隴舒(現安徽舒州)所刻本〈4〉，此書流傳極少，但到1962年，爲中華書局上海編集所影印出版〈5〉。《王荊公詩注》即指嘉定七年(1214)在眉山所

刻的李壁箋註本，此書是所謂詩注單刻〈6〉，這本也傳承稀罕，現在原刻所在不詳。但到了元代（大德五年1310）劉辰翁對《李壁注》做了刪節評點，由他的門人王常所刊刻。劉辰翁評點本有明初刻本、乾隆六年（1741）海鹽張宗松據元刻翻刻本、1921年張元濟（張宗松六世孫）據季振宜藏本所影印覆明初刻本等，流傳較多。其實，所謂元刻劉辰翁評點本只是「嘗評點李注本，刪其繁，以付門生兒子」〈7〉之書，而不一定是保留着李壁注的原貌〈8〉。王水照先生在日本蓬左文庫發現了朝鮮古活字覆宋本《李壁注》〈9〉，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該書影印出版。宋本的舊貌大致可以從該書了解。我們能看到的所謂《龍舒本》裡沒有序文等刊刻的詳情資料，從而除了如王珣所說的「舊本」（在後詳述）之外，其他情況了解不多。不過《龍舒本》與《李壁注》，可以看做是近于刻版當時的原貌。

然而，關於《臨川本》系統的流傳有很多疑問。這本書一般認為是在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所重刊的《臨川文集》以來之系統，而以詹刻本為《臨川本》系統最早刻本。原刻早就不傳，但到明代有了所謂翻刻本〈10〉。四部叢刊收本即是明刻之一、何遷重刻本〈11〉。可是，在宋代此外還有一本比詹刻本晚十一年刊刻的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珣（王安石曾孫）刻本。此書的刊板，其後到了明代還存在，因此於北京國子監繼續被修補而利用了〈12〉。從而，王珣所刻本傳承至今，著錄也較多〈13〉。

據黃次山撰〈紹興重刊臨川文集敘〉〈14〉，關於詹大和刻本如下云：

紹興重刻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為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為之何。…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此外，王珣在〈識語〉〈15〉，如下云：

曾大父之文，舊所刊行，率多舛誤。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薛昂），宣和中先伯父大資（安石嫡孫王棣）皆嘗被旨編定。後罹兵火，是書不傳。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珣家藏不備，復求遺稿於薛公家，是正精確，多以曾大父親筆、石刻為據，其間參用眾本，取捨尤詳。至於斷缺，則以舊本補校

足之。凡百卷，庶廣其傳云。紹興辛未(二十一年 1151)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鹽茶公事王珣謹題。

看了如上資料，關於一般認爲在明代應雲鸞及何遷所翻刻的書，是否真的詹大和刻本，在此應該考慮一下。特別重要的是詹大和所云「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之處，意思是他看的只是當時流傳的閩、浙等所謂舊本而已，從而云「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因爲有此遺憾，他甚至想推遲刊刻。對此，王珣云：「舊所刊行，率多舛誤」。這明顯地指着先行「閩」、「浙」兩本。因此，至少詹大和與王珣的說法幾乎沒有矛盾。又據王珣云：「珣家藏不備，復求遺稿於薛公家，是正精確，多以曾大父親筆、石刻爲據，其間參用眾本，取捨尤詳」。王珣經過了北宋崩壞與其兵亂，如云「珣家藏不備」，此時家傳資料都散失了。自家沒有刊刻的材料，所以訪求薛昂家的遺稿。他因此收集了更好的資料，但究竟還是如他所說「至於斷缺，舊本補校足之」，也利用舊本的資料。因此，可以明白王珣對《臨川文集》、《龍舒本》等舊本之價值還是重視的。

然而，將北京大學所藏宋刻明印本《臨川先生文集》(舊李木齋藏本)與四部叢刊收本對比而看，兩者之間幾乎沒有差異。就上揭黃次山與王珣的記述爲基礎來想，感覺到非常意外的印象〈16〉。甚至頁數，字數也是相同的〈17〉。但是，如上所見，據王珣所云：「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之說法，把臨川刻本(即指詹大和刻本)看做與《龍舒本》一樣。

再看應雲鸞所寫的〈識〉〈18〉，如下云：

舊閩、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讐校而翻刻焉。

乃知應氏準備刊刻王安石文集，要購善本而找不到，終于用的就是家藏舊本，從而也明白了他沒把家藏舊本看做善本。他又云：

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峭公。先君厲聲曰，“釋兒毋乃勦說”，時慙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瞶，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丈人耳。…。

應氏所云在金陵得到的“公全集”是否與「家藏舊本」同一物，不太清楚。

假如他家所藏舊本正是詹刻本，我們要注意的是應氏所刻本是「讐校而翻刻焉」，是與他本校勘之後刊刻的事實。應氏所刻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之時，已經有了上揭國子監本以及劉氏安正堂本〈19〉。從而不能保證應氏刻本保存着詹刻本的原貌。而且他對王集的刻版情況只說「舊閩、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一箇字也沒提及家藏舊本就是詹刻本。因此，應雲鸞雖然把黃次山之序揭在卷頭，但不一定是意味着那本書正是真的翻刻詹刻本的。

如上所見，關於詹刻的《臨川文集》之流傳，有很多疑問的餘地。至少可以說現在能看到的四部叢刊本大概有由王珣本改訂以後的一定的影響，不一定是接近表於王安石的原作的實體。不過，王珣明確地提到了「復求遺稿於薛公家，是正精確，多以曾大父親筆、石刻為據」，因此經過了由他提供的材料之整理，大概有很多方面的改動更接近原貌。關於《臨川本》修訂的事實，從舊本《龍舒本》的錯誤以及它失收不少作品等方面看，已經很明瞭〈20〉。因此我們雖然應該重視宋本王珣所刻本以來之書（例如四部叢刊收本），但是我們還不能把《臨川本》系統刻本看做初期資料，同時也不能忘却作為最初期資料只有舊本《龍舒本》之事實。

三、三本間差異的一箇個案

關於以詩首二字為題的作品在標題方面之差異，《龍舒本》與其他二本之間，除〈半山即事十首〉等總題的例子外，還有其他的例子。

《龍舒本》以〈涿州〉（涿州沙上望桑乾）收錄於卷七十〈入塞二首〉其二，而且附註云：「此一首誤在〈試院壁〉，觀其文，乃是出塞辭。《奉使詩錄》不載，恐脫不敢補次之。輒收附於〈入塞〉之後」。在此所云〈試院壁〉，即指卷七十六所收錄的〈題中書壁〉與〈試院中五絕句〉〈21〉。此外，關於在此所云《奉使詩錄》，王安石從嘉祐四年(1059)冬到翌年春，送北朝使者去北方，此時他好像寫了很多作品，《臨川本》卷八十四有〈伴送北朝人使詩序〉〈22〉，大概是指此時所作的詩集而云的。從而明白了編纂《龍舒本》之人於此時使用了《奉使詩錄》，而且《龍舒本》編者所看的〈涿州〉本來大概沒有題字，只排列〈試院中五絕句〉之後。該〈涿州〉詩及〈出塞〉詩揭示如下。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却尋此路使呼韓。

（〈涿州〉）

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寒雨巧催燕淚落，蒙蒙吹濕漢衣冠。

（〈出塞〉）

從作品中所云「如今持漢節」、「春風小契丹」等說法來看，兩者酷似而有同工異曲之感，是明顯的同時期所作的。從而對〈涿州〉可以考慮有如下可能性，即是回來後所作的改作，或者是同道之別人所作。要注意的是此〈涿州〉沒收錄於《奉使詩錄》，至少此事意味着王安石沒選擇〈涿州〉的事實。至於《臨川本》是否使用了《奉使詩錄》〈23〉，則無不能詳考。《臨川本》把此詩收錄於同卷〈出塞〉之前，有關事情，則一箇字也沒提及。

此外，《龍舒本》以〈汀沙〉詩、〈西山〉詩〈24〉收錄於五十二卷〈和張仲通憶鐘陵絕句四首〉其三、其四。他本以前二首爲〈和張仲通憶鐘陵絕句二首〉〈25〉而與該二首爲區別。這也意味着關於〈汀沙〉、〈西山〉二首，編者所看之時，本來沒有題目而排列〈和張仲通〉詩之後的事實。《龍舒本》以〈臨津〉〈26〉詩收錄於卷六十六〈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二首〉其二，而且《李壁注》云「此平父詩，誤刊於公集」，從而此詩大約是王安國的作品〈27〉。《龍舒本》卷六十六以〈烏石〉〈28〉爲〈遊草堂寺〉，此詩之後還收錄〈重遊草堂寺三首〉、〈草堂一山主〉、〈草堂懷古〉等作品。李壁也注此詩而云，「一作遊草堂」〈29〉。王安石還有以詩首二字爲題的〈草堂〉，而其內容也有與〈草堂懷古〉類似的部分。因此作〈遊草堂寺〉的《龍舒本》大致是準確的。

就如上傾向來說，《龍舒本》雖然不一定全是正確的，但是在其編集方面明顯地有可信的地方。不過，《龍舒本》的〈半山即事十首〉、〈即事十五首〉、〈雜詠絕句十五首〉、〈絕句（九首）〉等總題，是不是王安石所定的題目，還存有疑問。另一方面《臨川本》把上揭總題裡收錄的作品全部作爲以詩首兩字爲題的標示法同樣是有疑問的。所以，在編集的其他方面原爲合理的、分類也明顯的《臨川本》〈30〉不一定是比《龍舒本》近于王安石的實像〈31〉。而且如上所見《臨川本》比《龍舒本》難以相信的部分也不少。因此，這些《龍舒本》的差異究竟是表示着流出經路的差異，同時表示在流傳過程當中的一箇斷面。至少明顯地表示着其流出的時期是比《臨川本》還早一些。從而不管王安石怎麼寫，可以成立如下推測。這些差異本來是表示近于《龍舒本》的、沒有題目的狀態存在着市井的事實。或者是比《龍舒本》以前所刻的先行集本所作的〈32〉。如果《龍舒本》的編集材

料不像王珣所刻的《臨川本》，尋找了其來源，大概應該是從王安石或者近親、門弟子等人手寫的抄本來源的吧。就抄本的一般常識來說，在刊刻王集之前大約是因抄寫流傳的，如果說是抄本之人把王安石自己寫的篇題隨便削下去，而且給它別的總題，那就是難以想像的。當然在以文體為分類的編纂過程中，也有可能是編者失收了箇別題字的。然而，也難以想像《龍舒本》給總題的所有作品都是失題的作品。因此，筆者以為當時抄本之人所看的寫本本身沒有箇別的標題，在抄本之後、編纂該王集之時，才發生了編集上的問題，從此《龍舒本》或者先行集本的編者給那些作品如上一箇總題。

總而言之，對於如上所見三種版本沒有差異的作品（三十七首），大概可以判斷是王安石自己給它定的篇題吧。但是從上述情況來想，對於三種版本標題不一致的作品（七十三首）、尤其是《龍舒本》給與總題的一部分作品，有可能是王安石自己沒給與它箇別篇題的（但是詳情，已不可考）。

四、關於杜甫的篇題法

可以判斷是王安石自己以詩首二字標題的這三十七首詩，其標題的方法可以看出杜甫的影響。因此，在討論王安石這些詩歌的標題法之前，不妨先看杜詩的情況。杜詩以首二字為題的辦法大致是《詩經》來的。那麼，杜詩的這些詩題實際有怎麼樣的功能呢？例如，〈不見〉詩〈33〉只看詩題并不能了解詩的內容。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這首詩是表現對許久沒見的李白的懷念之情。李白原有才能，但人間沒有了解他的才華。對李白的思慕、懷念，大概是杜甫對自身的現狀感慨吧。匡山是李白早年讀書的地方（因為「匡山」在李白的故鄉蜀）。所以，杜甫希望李白能平安地歸來。詩以記述自己的期待而結束。從這箇內容來考慮，「不見」這箇題辭對表達一直懷念李白的感情，發揮了強調的作用。「不見」的現實却對比「想見」的感情了。因此，杜甫借用了《詩經》以詩首二字標題的形式，表面上似乎完全沒有深意，但實際上則努力追求篇題的效果。

再看一下〈野老〉詩〈34〉。

野老籬邊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船隨返照來。

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事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都，城闕秋生畫角哀。

仇兆鰲於〈野老〉詩題下引鶴注云，「詩成後，捻首二字爲題」。野老本來是杜甫常用的自稱之詞，而包含着自已老了以後還爲布衣的自嘲之意。這首詩自己身爲野老，還爲國事憂慮，可又因是野老，這種憂慮又是沒什麼用的。因此野老的憂慮有自嘲的意味。鶴注所說的大概是正確的，但是把「野老」作爲篇題並不是偶然的。杜甫考慮了「野老」這兩箇字對全詩的作用，而才定了篇題了。比如〈客從〉（第一句「客從南方來」）〈35〉、〈青絲〉（「青絲白馬誰家子」）〈36〉等篇題雖然也是只看題字，并不了解內容，但兩者都是古來歌謠的有名一節或者一句，用了其傳統的口吻開始作詩。所以，它就是這些詩的形象源泉，從而不能用其他的文字代替了。

據筆者所見，杜甫的這些以詩首二字爲題的作品中雖然只看題辭，不能了解詩的內容的確實不少，但杜甫爲什麼用這兩箇字爲題辭呢？初看之下，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定了篇題，其實不那麼簡單，其中有精心的構思、十分講究技巧。

此外，杜詩只以兩字爲題的作品還有很多。例如：有〈江頭五咏〉〈37〉連作五首，這些詩各有另一箇〈丁香〉、〈麗春〉、〈梔子〉、〈鸚鵡〉、〈花鴨〉等題辭。之中〈丁香〉和〈花鴨〉就是以詩首二字爲題的，其他三首是以與首兩字不同的二字爲題的。那麼爲什麼一方沒用首兩箇字爲題，又一方以首字爲題呢？理由很明顯。有了更合適的題辭，不必用首兩字了。因此要是選擇首字的話，那就是意味着作爲篇題究竟是最合適而已的。到了近體詩，字數受了限制，而且由於對偶、平仄的規律，也受了更嚴密的限制。當然與別人唱和的時候不是此例，但作爲一箇詩人有感賦詩之時，對篇題的措辭也有一定的影響吧。要是其題比起詩的嚴密構成來，冗漫文字是不合適的，而且給與其形象不好的印象。杜甫常常把詩的篇題限爲二字，甚至限爲一字，因此，我們應該了解杜甫的辦法是必然性的歸結。但是怎麼考慮也沒有合適的，那時才用了〈遣興〉、〈述懷〉、〈寓目〉、〈即事〉、〈絕句〉等所謂「借題」。因此，杜甫以詩首二字爲題的辦法和李商隱的「無題」雖然很象，但相比而言，「無題」本身否定了題辭的存在，而杜甫的辦法則很重視着篇題的象徵、強調等效果，所以兩者基本上是不同的發想的。

但是，此辦法的最重要的一點正是把詩首二字與末句形成爲緊密結構而才有效的。不然的話，大約不能把詩首二字爲篇題吧。換而言之，杜甫的辦法不外乎

是在賦詩上的一種技巧。總而言之，杜甫以詩首二字為題的作品有兩箇特徵。(1) 詩首二字與詩的內容很有密切的關係（主題、對比、強調、利用典故等），(2) 把詩首二字與結句或者尾聯連接為緊密結構。這箇辦法是杜甫賦詩的一箇很重要手段。杜詩的這種辦法，在王安石以詩首二字為題的作品中也可以見到。

五、關於王安石對杜詩的繼承

王安石以詩首二字為題的作品，學了杜詩的標題法而作的作品有很多。首先，把最初期用此辦法的作品揭示如下。特別三種版本沒有差異之作品具有明顯的繼承杜甫的寫法。

〈餘寒〉詩〈38〉；

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捫鬚祇得凍，蔽面尚疑創。士耳猶恐墜，馬毛欲吹僵。牢持有失著，疾飲無留湯。瞳瞳扶桑日，出有萬里光。可憐當此時，不濕地上霜。冥冥鴻雁飛，北望去成行。誰言有百鳥，此鳥知陰陽。豈時有必至，前識聖所藏。把酒謝高翰，我知思故鄉。

這是以羈旅與懷鄉為主題的作品。從嘉祐四年(1059)冬到翌年春，王安石送北朝使者去北方，此時他好像寫了多首詩〈39〉。這首詩大概是於此時歸路所作的。

「餘寒」只是表示還寒冷的春天之語而已。然而也是把作者的思念一直與中心形象「冥冥鴻雁飛，北望去成行。誰言有百鳥，此鳥知陰陽。豈時有必至，前識聖所藏」連接的關鍵之辭。「此鳥」就表示王安石自己。「餘寒」之感覺到了末句「我知思故鄉」，突然反轉到南方的望鄉之念。王安石早就注目了杜甫〈40〉，但這首詩恐怕是屬於學了杜甫以詩首二字為題的辦法而作的最早作品之一吧。將近一箇月的北行一方面使他很難受，但另一方面此經驗好像給他學杜詩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法雲〉詩〈41〉；

法雲但見脊，細路埋桑麻。扶輿渡澗水，窈窕一川花。一川花好泉亦好，初晴漲綠濃於草。汲泉養之花不老，花底幽人自衰槁。

法雲是李壁引《健康志》云：法雲寺，舊在城外東北十里〈42〉。乃知「法雲」即為作詩的地方。末二句云「汲泉養之花不老，花底幽人自衰槁」，意思是聽說法雲寺的泉水有靈驗，汲了泉水而養花，花終於沒枯萎，而我呢，一箇人在花間越了越老了。「法雲」與內容明顯地有密切的關係。就花的「窈窕」對比「衰槁」的

自己來看，是晚期的作品。

〈吾心〉詩〈43〉；

吾心童稚時，不見一物好。意言有妙理，獨恨知不早。初聞守善死，頗復吝肝腦。中稍歷艱危，悟身非所保。猶然謂俗學，有指當窮討。晚知童稚心，自足可忘老。

這首詩就可以說是表現從小以來的心理遍曆之作品。從而「吾心」即表示這首詩的主題。雖然不能明確知道作於何時，但從「中稍歷艱危」，「晚知童稚心，自足可忘老」等說法看來，是明顯地屬於晚期退休之後的作品。特別感興趣的是「童稚心」這幾箇字。這首詩雖然只表現他達到佛教性的「悟」，可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老了以後獲得的「童稚心」，其意義很深。因為，王安石在半山通過了這箇童稚心看的東西，不外乎是在半山絕句裡所描繪的世界。從而「吾心」這箇題字明顯地爲這首詩的主題，與全詩的內容有密切的關係。俱有這一特點的作品還有〈無營〉和〈無動〉等詩。

在下面，分析一下律詩〈露坐〉詩〈44〉；

露坐看溝月，飄然風度荷。珠跳散作點，金湧合成波。芳歲老易晚，良宵閑獨多。秋風不成寐，吾樂豈絃歌。

這首詩歌詠秋夜里坐在溝邊的人生的哀感，從而「露坐」正是這首詩的主題。中間的四句就表現由風散亂的水面與反映月光的波間，還表達自己的感慨與境遇。然而到後二句才說明自己爲什麼露坐的理由。王安石說「秋風不成寐，吾樂豈絃歌」，那不僅意味着秋風刮不停，而意味着自己也聽着秋風奏得清爽舒適之音樂，不能睡覺的心情。總之，他想聽秋風音色而已。到了晚年，他也利用了杜詩的寫法。

看〈小姑〉詩〈45〉；

小姑未嫁與蘭支，何恨流傳樂府詩。初學水仙騎赤鯉，竟尋山鬼從文狸。繽紛雲嚙空棠檝，綽約煙鬢獨桂旗。弄玉有祠終或往，飛瓊無夢故難知。

這是與李商隱的〈無題〉很類似的作品。王安石雖然幾乎沒有這類詩，從而他的作品中爲特異的作品。不過，文集裡有以「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46〉爲題之兩首詩，神仙有關之句有很多，而且其口吻也近于《小姑》詩。大約是此時所作的。具體內容雖然也不能了解，不過據尾聯所云：「弄玉有祠終或

往，飛瓊無夢故難知」，用了兩箇故事（一箇是蕭史和弄玉的，一箇許瓊飛的）而表現他自身不能了解仙界之意。因此，「青溪小姑」以下，只把那些有關神仙的典故、故事排列一下而已。「小姑」這箇篇題大概是象徵神仙的意義吧。好像是遊戲而作似的。

在下面，分析一下絕句〈人間〉詩〈47〉：

人間投老事紛紛，才薄何能強致君。一馬黃塵南陌路，眼中唯見北山雲。

庚寅於增注引黃庭堅說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即詩意也」〈48〉。人間大約是安石所在的朝廷，那裡是經營天下之事的地方，即有人的世界的象徵性之意，所以事紛紛的「人間」對比他的心目中的「北山雲」，為好對稱。第二句特別有杜甫類似的口吻〈49〉。

如見此例，王安石以詩首二字為題的作品，大多數是明顯地繼承杜詩辦法的，但是也有一些作品似乎與此不同。例如〈山前〉詩〈50〉：

山前溪水漲攔攔。山後雲埋不見山。不趁雨來耕水際，即穿雲去臥山間。

這首詩「山前」只是對應第二句的「山後」，而第一句又對應第三句，所以初看「山前」二字對全詩沒有直接的作用。但是第一句正是王安石所看的現實情景。而第二句不一定是現實的。「雲埋不見山」是想像的隔了雲霧那邊「山後」的「山間」景觀。到了後段明白了他的意圖，「山前」則對比着他想去的地方「山間」。所以，此詩的基本構成正是與〈人間〉詩所見的完全一樣的。大概也是從杜詩的辦法發展出來的吧。但是王安石故意地把「山後」這箇詞放在第二句裡，讓讀者看做恰如「山前」的對語那樣，設了一箇圈套，避免了淺顯直露。「山後」這箇詞的作用就相當於詩裡的雲霧吧。那麼，「山前」這兩箇字，作為篇題合適嗎？不管合不合適，至少看了王安石的這箇講究技巧的寫法，已經超過了杜甫的以詩首二字連接末句的技法似的。而且從這首詩的風格來說，和其他的半山絕句相同，所以，有懷疑這首詩或者是從一組作品分開來的一篇，或者本來沒有篇題的。

再看類似的作品〈斜徑〉詩〈51〉：

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遙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

這首詩大約描繪於王安石居宅附近之秋天的悠閑情景，是好像一張繪畫一樣漂亮的。「斜徑」大概表示着詩人所在之地，或者是詩人喜歡之地。前段配遠景，後段配近景。所以，也可以說「斜徑」與內容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除了使用杜詩

的標題法之外，我們不能感覺將「斜徑」二字爲強調之意圖。從而與〈山前〉詩不同，對詩題沒有巧妙的技巧，終始保持着於各句的平行關係。這首詩明顯地俱有與在半山絕句裡的詠歌自然之作同樣的傾向。類似的作品還有〈楊柳〉、〈日西〉、〈春江〉、〈東江〉等詩。

此外，作爲一箇傾向還有如下現象。首兩字表示固有地名或者具體地區的場合，例如〈霹靂溝〉、〈東岡〉、〈南浦〉、〈北山〉、〈隴東西二首〉、〈東江〉、〈靈山〉等大概表示主題或者詠歌之地有關內容。植物等固有名詞的場合，也大概表示着主題或者其植物有關內容。例如〈五柳〉〈芳草〉〈楊柳〉〈山櫻〉等等。

王安石以詩首二字爲題的作品，特別三種版本沒有差異的作品（三十七首）雖然可以確認繼承杜詩的事實，不過到了半山以後的作品當中也有表示從杜詩的辦法離開的傾向之作品。尤其是顯著描寫自然之作品。那大概表示王安石在文學活動的新的局面。事實，半山絕句裡也有很多類似的作品。然而，如上所見，那些作品中《臨川本》以詩首二字標題的作品（七十三首）果真是否王安石自己定的篇題，我們還不能知道。這些作品裡雖然也有不少俱有杜詩的寫法之作（即指俱有詩首二句與結句有緊密的關係之諸作），但不一定全是俱有和杜詩一樣的結構。從而爲了理解王安石的新的局面（此文學上的變化），恐怕是從與杜詩的辦法別的角度來分析而才可能了解的吧。

（2002.12.18 於北京大學勺園攔筆）

〈1〉據四部叢刊初編本《臨川先生文集》統計。還參考了以下各本；李壁注《王荊公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據朝鮮活字本影印本）、李壁注《王荊公詩注》清綺齋刻本（民國初年影印本）、李之亮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巴蜀書社（2002年）、《臨川先生文集》世界書局（1977年）、《王文公文集》中華書局（1962年 據宋龍舒本影印）、《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2〉《李壁注》卷四十一、《臨川本》卷二十七。

〈3〉參看祝尚書著《宋人別集叙錄》（1999年、中華書局）卷七「臨川先生文集」（p.315）與「王荊公詩箋註」（p.335）之各項。

〈4〉參看《王文公文集》影印本（1962年 中華書局上海編集所）所載趙萬里著〈前言〉。

〈5〉同上，中華書局上海編集所刊影印本牌記有如下記述云：「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集所輯用江安傅氏從食舊德齋原藏本攝存玻璃片影印，缺卷以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宮內省圖書

寮藏本照片補足。版匡尺寸悉準原書」。乃知發現此書的就是傅增湘。

- 〈6〉據魏了翁撰〈臨川詩注序〉所知，刻版大約是嘉定七年(1214)之後。
- 〈7〉劉將孫撰〈大德刊須溪評點本王荊公詩箋注序〉。
- 〈8〉但是在劉辰翁的刪節、評點準確的較多，因此本文並沒有批評之意。
- 〈9〉參看王水照著〈記日本蓬左文庫所藏《王荊公李壁注》〉，《文獻》1992年第一期)。
- 〈10〉嘉靖二十五年(1546)應雲鸞刻本(此書未見)、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遷刻本(即是四部叢刊初編收本)。
- 〈11〉據四部叢刊本所載王宗沐撰〈臨川文集序〉所知。
- 〈12〉《明太學經籍志》卷二〈典制下·經籍門〉云「《臨川集》七百四十四塊。《舊志》六百八十七塊。餘係嘉靖祭酒嚴嵩刊補。《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所收 1994年 書目文獻出版社。
- 〈13〉參看；丁丙撰《善本書室藏書室》《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所收 1995年 中華書局、《寶禮堂宋本書錄》(影印本) 1984年 江蘇廣陵刻印社。
- 〈14〉四部叢刊收本卷頭有黃次山撰〈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
- 〈15〉北京大學藏舊李木齋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有著錄，如下云「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 宋刻明印本(李木齋跋) 十二册口76」。李木齋舊藏本卷末有「嘉靖丁亥秋仲國子監補刊本」之牌記，此版即是在嘉靖六年(1527)所刻的，但是此書在初冊歷代〈語錄〉之後有楊士奇所寫的識語而云「永樂十五年(1407)十月一日」。從而所謂國子監遞修本大概是在此後幾次被印刷的吧。
- 〈16〉關於此問題，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 標點本)有關聯記述。余氏解釋此問題，如下云：「薛昂奉敕編集，搜羅固應完備，所編之本，雖經兵燹散失，珏既訪諸其家而得其遺稿，則其所刻宜與詹本大相逕庭。乃據瞿、張兩氏言，以詹本與之對覆，僅有詩三首彼此不同，其餘竟無以大相遠。然則珏所謂「是正精確」者，不過文字校勘而已，而初印本又不傳，究之精確與否，尚可知也」。余氏的判斷雖然有說服力，但對明刻本完全沒考慮的想法，有點疑問。祝尚書氏也對余氏之說表示贊同。
- 〈17〉應雲鸞刻本(筆者未見)的版式是「十一行二十字」，對此何遷的版式是「十二行二十字」，與國子監遞修本(即舊李木齋藏本)相同，因此何遷大概是在刻版之際據該國子監本之版式改版了。關於應氏刻本的版式，丁丙撰《善本書室藏書室》卷二十七有著錄云「此書板匡狹縮，繕刻精整。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葉」。
- 〈18〉四部叢刊末葉所載。

〈19〉嘉靖十三年刻《臨川王先生荆公文集》，北京大學藏。同上《善本書目》著錄有云「臨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 明嘉靖十三年(1534)劉氏安正堂刻本 二十冊口 810.514/1031」。關於此書，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1983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關聯記述。

〈20〉《臨川本》與《龍舒本》雖差異很大，但兩本都是以文體、詩體分爲各卷之書。分類的精度，《臨川本》比《龍舒本》更正確，收錄的作品也比它多得很。因此也可以說是比《龍舒本》可靠的。但是《臨川本》是作爲分類工程進一步進行的結果在同時期所作的作品分散在各卷，却是不太了解的也不少。對此，《龍舒本》表示與《臨川本》一樣的文體分類之傾向，而却表示還沒十分整理完的情況。從而，這箇現象大概意味着《龍舒本》是從在與《臨川本》同樣的分類過程當中分開來的表示還沒整理完的一箇狀況之版本。《龍舒本》的價值正是在此。此外，趙萬里在《龍舒本》〈前言〉作爲其較大的實例提到了《臨川集》改編以詩首二爲題的作品之篇題的例子。對此《臨川集》改爲《龍舒本》的部分，趙氏雖以爲是準確的，但筆者以爲此題字的差異之問題包含着王安石於文學活動當中所作的其他的可能性。

〈21〉這些詩見於《臨川本》卷三十一，只題爲〈試院中〉而只收錄了其中後四首，第一首(少時操筆坐中庭)題爲同〈試院中〉而與〈題中書壁〉一起收錄於卷三十。對此《李注》卷四十五與《龍舒本》相同。

〈22〉該序如下云：「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言語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筆者以爲此時所作的作品有《臨川本》卷五〈白溝行〉、〈河間〉、〈陳橋〉、〈澶州〉，卷六〈北客置酒〉、〈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卷十一〈餘寒〉、卷二十四〈欲歸〉、〈發館陶〉、〈王村〉、〈長垣北〉、〈冬日〉、〈乘日〉、〈宿雨〉，卷二十五〈還家〉、卷三十一〈出城〉、〈出塞〉、〈入塞〉等等。這些作品中〈餘寒〉、〈乘日〉、〈還家〉正是以詩首二字爲題的作品。

〈23〉《臨川本》雖以詩體分爲各卷，但以爲收錄於《奉使詩錄》的作品(參看前注〈22〉)，大略收錄於很近的地方。因此有可能《臨川本》也用了該《詩錄》。

〈24〉此二首見於《臨川本》卷三十三。

〈25〉此詩見於《臨川本》卷三十。《臨川本》將〈汀沙〉、〈西山〉與此二首分開的理由不太清楚。〈汀沙〉詩與〈和張仲通〉二首確實有不同的風格，但〈西山〉與此二首一樣有送別的內容，而且如〈和張仲通〉其二所云「西山南浦慣曾遊」，也說鐘陵的西山。因此筆者以爲《龍

舒本》的記述還是正確似的。

〈26〉此詩見於《臨川本》卷三十三。

〈27〉見於《李壁注》卷四十七〈臨津〉詩注。《全宋詩》等王安國的詩集類雖然沒收錄此詩，但李壁大概有根據而云的。而且於此詩末二句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以紅花與綠柳之狀況比喻在金明池上的穿紅裙之婦女爭先看着穿綠衣的年輕男子之情景。與王安石的口吻不似。

〈28〉此詩見於《臨川本》卷三十。

〈29〉見於《李壁注》卷四十四〈烏石〉。

〈30〉參看注〈20〉。

〈31〉例如，類似的現象有在編纂歐陽脩的宋本之時削去艷詞的問題。羅泌在編纂《歐集》〈近代樂府〉時，把如《醉翁琴趣外篇》裡所見的那樣作品看做「其甚淺近者，前輩多謂劉輝偽作」而「故削之」。而且對於〈近代樂府〉第三卷內的一部作品，云「則此三卷或甚浮艷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近代樂府〉卷三有羅泌的跋語）。參看，王水照著《醉翁琴趣外篇》的真偽與歐詞的歷史地位》（《詞學》第十三 2001年11月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2〉如黃次山的〈紹興重刊臨川文集敘〉所云：「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刊刻《臨川文集》的當時，已經有閩本與浙本等書。此外，如見於《龍舒本》〈涿州〉注記云：「此一首誤在〈試院壁〉，觀其文，乃是出塞辭。《奉使詩錄》不載，恐脫不敢補次之」，這種寫法不外乎是說明對先行集本的校勘結果之口吻。此外，據王珣所云：「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嘗被旨編定」，在王珣、詹大和之前、政和年間(1111-1117)及宣和年間(1119-1125)，薛昂、安石孫王棣已經做了兩次編纂王安石文集之工作。雖然大概都是還沒到刊刻似的，不過詹大和、王珣以前已經有了閩本與浙本。從而，難以理解全集規模的閩、浙兩書與薛昂、王逮等編纂事業完全無關係，而且王安石文集有兩種系統。所以，筆者以為就其校勘的痕跡等方面來看，《龍舒本》也大約是接收於薛昂、王逮等編纂成就的一定影響的。其實只是臆說而已。

〈33〉《杜詩詳註》卷十，pp. 858.

〈34〉《杜詩詳註》卷九，pp. 748.

〈35〉《杜詩詳註》卷二十三，pp. 2035.

〈36〉《杜詩詳註》卷十四，pp. 1239. 《南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

〈37〉《杜詩詳註》卷十，pp. 876.

- 〈38〉《臨川本》卷十一、《龍舒本》卷四十九、《李壁注》卷十六（臨川、李注「鬢」作「鬢」）。
- 〈39〉參看注〈22〉。
- 〈40〉《臨川本》卷八十四有〈老杜詩後集序〉，於其末云「皇痛壬辰(1053)五月日」。
- 〈41〉《臨川本》卷一、《龍舒本》卷四十七、《李壁注》卷二。
- 〈42〉參看《李壁注》卷二。
- 〈43〉《臨川本》卷三、《龍舒本》卷五十一、《李壁注》注卷四。
- 〈44〉《臨川本》卷十四、《龍舒本》卷七十六、《李壁注》卷二十二。
- 〈45〉《臨川本》卷十七、《龍舒本》卷七十六、《李壁注》卷二十七。
- 〈46〉《臨川本》卷七、《李壁注》卷九、《龍舒本》未收。葛蘊未詳。據沈注所云：「《元豐類高》有〈答葛蘊〉詩云：“我初未識子，已老子能文”。又云“得子百篇詩，讀之爲嘆欣。大章已逸發，小章更清新。我老未厭此，持誇希代珍”」。
- 〈47〉《臨川本》卷三十一、《龍舒本》卷七十六、《李壁注》卷四十五。
- 〈48〉參看《李壁注》卷四十五。
- 〈49〉參看《李壁注》卷四十五。
- 〈50〉《臨川本》卷三十二、《龍舒本》卷七十一、《李壁注》卷四十六。
- 〈51〉《臨川本》卷三十、《龍舒本》卷七十一、《李壁注》卷四十四。

* 本論文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鳴老師講義「宋詩研究」的發表稿（2002.12.19），也是立正大學「2002年度在外研究」的成果之一。當於寫作本論文，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鳴老師，受了很多指導與幫助。對於張鳴老師以及北京大學、立正大學有關部門人員，在此表示衷心感謝。